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二十七

經部

禮記注疏卷六十二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

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

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注言別尊卑老穉然後射

以觀德行也音義

長丁丈反別彼列反穉音值

疏曰此

一篇之義廣說射禮明天子以下射之樂章上下之差又明天子諸侯選士與祭之法因明孔子矍相之圃簡賢選士誓衆之事又明君臣父子正鵠之義是男子有事於射故男子初生設桑弧蓬矢之義又明志正射中之義飲酒養病之事今各隨文解之此經明將射之時天子諸侯先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者案儀禮大射在未旅之前燕初似饗即是先行饗禮而云先行燕禮者燕初似饗正謂其行禮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具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也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似若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者此鄉飲酒謂黨正飲酒以鄉統名則前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
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注
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音義

中丁仲反下同正音征鵠古毒反徐又如字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射者之禮言內志審正則射

能中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觀其內德故云可以觀德行矣注正義曰以賓射之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是也以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是正鵠之名出自射者而來故云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

蘋為節士以采蘋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
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
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
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
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
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注騶虞采蘋采蘋今詩篇名
狸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
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樂會時者

謂狸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

樂不失職者謂采蘋曰被之童童夙夜在公音義

騶側尤反

徐側侯反狸力之反狸之言不來也首先也此逸詩也鄭以下所引曾孫侯氏為狸首之詩也蘋音頻蘋音煩循徐辭均反貳百麻反獸一歲曰貳詩傳云豕北曰貳澗音諫山夾水曰澗濱音賓涯也被皮義反徐扶義反僮音童本亦作童疏正義曰此節明天子以下射禮樂毛詩傳云竦敬也疏章之異天子以騶虞為節者歌騶虞之詩射人云騶虞九節諸侯以狸首為節者謂歌狸首也射人云狸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蘋為節者射人云皆五節案鄉射注云鼓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

七節者三節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也騶虞者樂官備也者謂射一發而得五靶喻得賢人多賢人多則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者諸侯不來朝射其首是樂會及盟也采蘋者樂循法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蘋者樂不失職也謂采蘋曰被之童童夙夜在公是其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謂騶虞也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謂歌狸首也卿大夫以循法為節謂歌采蘋也士以不失職為節謂歌采蘋也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者其節之志謂天子以備官為志諸侯以時會為志卿大夫以循法度為志士以不失職為志是各明達其樂節之志故能不失其所為之事也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者是覆說上文功成德行立先覆說德行然後却覆說功成也以先由德行乃功成也故曰射者可以觀盛德也盛德無暴亂之禍國安射者各明其志能致盛德故云所以觀盛德也注正義曰案詩義云君射一

發則駟五祀獸以軍戰之禮待禽獸之命不忍特駟其一此云喻得賢者多則以祀喻賢也謂一發而得五祀猶若君一求而得五賢與詩文異者斷章為義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與詩義同也以騶虞不食生物故云于嗟歎其仁人騶虞既為天子樂章而儀禮鄉射用之者鄭注鄉射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曾孫之詩謂之狸首者狸首篇名曾孫者其章頭也儀禮大射奏狸首間若一鄭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謂之狸首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注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

決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音義數

角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射禮簡選諸侯

長丁丈反

以下德行能否故聖王所以務以射選諸

侯卿大夫者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

以射而選但既為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

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射者男子之

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者男子生有懸弧之義故云

射者男子之事因此射事更華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

禮其節比於樂是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

行者莫若射者謂諸事之中能窮盡禮樂而可數數為

之以興立人之德行諸事之中無如於射唯射能如此

故聖王務重焉也注正義曰男子生而有射事者案內

則篇云男子生設弧於門左是也云長學禮樂以飾之

者案內則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

舞象二十舞大夏是長學禮樂以華飾射事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
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
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注歲
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
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音義

比毗志反下同親合也
中丁仲反下同與音預

下皆同削胥略
反偕音皆俱也

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

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注流猶族也書曰

流共工于幽州音義

共音恭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射為諸侯之事又明諸侯君臣盡

忠於射以習禮樂無流亡之患諸侯歲獻者謂諸侯每歲獻國事之書及獻計偕之物於天子也貢士於天子者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也天子試之於射宮者言天子試此所貢之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者此謂大射也注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之文只是貢獻於士故云歲獻獻國事之書云及計偕物也者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謂之為計吏其貢獻之物與計吏俱來故謂之計偕物也偕俱也非但獻國事之書又俱獻貢物故云及計偕物知歲獻國事之書者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注云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也云三歲而貢士者以經貢士之文繫歲獻之

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書傳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教注云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云謂九年時也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注云凡十五年鄭以此故知三歲而貢士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

也注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

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莫處無

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

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為與疏

正義曰上經說諸侯

君臣之射此明諸侯之射所歌樂章節者此獮首之詩也所以論燕射則燕則譽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也此詩名獮首而發首云曾孫侯氏者但此篇之中有獮首之字在於篇中撮取獮首之字以為篇首之目謂若騶虞之詩其字雖在篇內而名騶虞矣曾孫侯氏者謂諸侯也此諸侯出於王是王之曾孫也故云曾孫侯氏矣若左傳云曾孫蒯賁之類是也四正具舉者將射之時先行燕禮其燕之時四度正爵悉皆舉徧謂獻賓獻君

獻卿獻大夫四獻既畢乃後射故云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者言為燕之時大夫君子及庶衆士等小大莫處御于君所者言大夫士等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之處所也以燕以射者謂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饗者燕安也既君臣歡樂用是燕安而有聲譽也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正謂脩正言射者是諸侯自為脩正之具言脩正得安由於射也故前文云內志正謂此也注正義曰以諸侯射以狸首之篇謂今詩文無狸首之篇今射義有載曾孫之詩故知是狸首也云正爵四行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者大射禮文云乃後樂作而射也者案大射禮獻大夫之後乃後工入樂作而後射此謂大射也若燕射則說屨升堂坐之後乃射矣故燕禮說屨升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注矍相地名也樹

菜蔬曰圃音義

瞿俱縛反注同相息亮反瞿相地名圃音補徐音布觀如字又古亂反堵丁古

反蔬一本作疏所魚反

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

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

者半入者半注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為司馬子

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

者也賁讀為債債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

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

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為誓音

義

賁衣注讀為僨音奢覆敗也將子匠反與音預注同不入一本作不得入者非也賁讀音奔覆方土反奇

居宜反下同後如字又音候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

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

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

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

也蓋勵有存者注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解者

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耄皆老也

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

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序照或為徐點壯或為將旄期或為旄勤今禮揚皆作騰音

義

公罔人姓也又作罔之裘裘名也之語助序點多簞反序姓點名也解之豉反弟音悌耆音祁巨支反六

十曰耆耄大結反七十曰耄一云八十曰耄好呼報反下同脩身以俟死絕句者不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旄本又作耄莫報反八十九十曰耄期本又作旗音其如字百年曰期頤頤養也稱如字不亂絕句本或作而不亂勵音勤又音僅少也期頤以支反鄭注曲禮云期要也頤養也言有此行不絕句行音下孟反疏正義曰從篇首以來釋天子以下射樂之節又說大射之禮并顯諸侯狸首之義故此一節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選賢誓衆之禮也射至於司馬者欲射之前先行鄉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衆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為司正

至於將射轉司正為司馬故云射至於司馬也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謂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為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欲射之人曰賁軍之將者賁謂覆敗也敗軍之將言無勇也亡國之大夫者謂亡君之國言不忠且無智也與為人後者與猶奇也謂有人無後既立後訖此人復往奇之是其貪財也不入其餘皆入者言有此以前三惡則不得入若其餘無此三惡者皆得入也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者公罔為氏也裘名也序氏也點名也揚舉也至將旅之時使二人俱舉觶誓衆而說所誓之事此舉其目故總舉二人於是公罔之裘先言序點後言矣幼壯孝弟者謂二十之幼三十之壯能於幼壯以來能行孝弟也耆耄好禮者謂六十之耆七十之耄老而不倦愛好於禮不從流俗者身行獨行不從流移之俗也脩身以俟死者謂脩其身以俟於死者不在此位也者謂問此衆人之中有此上諸行不若有則可在此賓位矣好學不倦好禮

不變者此之所誓彌精於前前則雖云孝弟好禮未能不倦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旄謂八十九十曰旄期謂百年曰期頤年雖甚老行道不亂亦喻前文耆耄好禮是後者彌精也但此記所陳唯約鄉射禮也子路出延射者是將射之前案鄉射司射比衆耦於堂西此出延者但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以初門外未入觀者既多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其不入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觴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為司正樂正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表序點二人舉觶之節也但衆耦射事既了衆賓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故此但簡其善公罔簡而尚疏序點簡而轉詳旄期之老不是能射得云在位者此極老之人本來觀禮雖不能射與在射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注正義曰知先行飲酒禮者案儀禮鄉射先行飲酒之禮此

射矍相之圃謂賓射故鄭注鄉侯二正是用賓射之正
又鄉大夫職退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鄭引此孔子
射於矍相之事故知與此鄉射同也云賁讀為僨者若
春秋鄭伯之車僨於濟說文云僨僨也是僨為覆敗也
云與猶奇也者謂他人無後既有人後之相為合配今
已更往後之是配合之外更有奇也故云後人者一人
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案經下云公罔裘上云之裘
故知之是發聲而即裘為名矣云射畢又使此二人舉
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者鄭釋其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
語之事古者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文鄭注云禮成樂備
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義理也耆耄皆老也耆案曲
禮云六十曰耆服虔注僖九年傳云七十曰耄又鄭注
易大耋之嗟謂年餘七十也又毛詩箋云八十曰耄大
略言之七十八十皆謂之耄也云者不言有此行不可
以在此賓位者謂射畢
旅酬之時衆賓之位矣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注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為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為諸侯謂有慶也

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音義

繹音亦徐音釋舍如字舊音捨中丁仲反下及注皆

同鵠古毒反徐如字注同射食亦反下射天地四方同

疏

正義曰此一經釋稱射之名及鵠之與侯之文

射之為言繹也者此記者訓釋射之名射者是繹也繹陳也言陳已之志或曰舍也者是記者又解射名故云

射者舍也舍中也謂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能中也

繹者各繹已之志也者言君臣父子各舒陳已之志意

則下云為人父者以為父鵠是也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者此覆說釋上或曰舍也舍中也為人父者以為父

鵠者凡射者大射則皮侯賓射則正侯燕射則獸侯唯大射有鵠此據大射而知然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

父子之別而言以為父鵠者謂升射之時既身為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為人父之鵠中則任為人父不

中則不任為人父故為人之父者以為父鵠以下放此故射者各射已之鵠者謂眾射之人雖共射一鵠各射

已之所主之鵠也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者言天子所射之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射言之其實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者謂數有慶賜堪得久為諸侯也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者數被責讓不堪久為諸侯也非為射中封為諸侯者中不得為諸侯也注正義曰大射將祭擇士之射者即下文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所以擇士是也云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者案大射禮云耦升自西階並行東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謂於此之時南面迴還視侯中也中謂身謂視侯中身也射者意云此鵠乃為某之鵠謂父之鵠子之鵠不定一故稱某也云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者中之則能成其父子君臣若不中則不能成其父子君臣故知父鵠子鵠也云得為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者鄭恐得為諸侯始封以土不得為諸侯則奪其國故明之也凡天子諸侯及

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為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唯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故鄭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故射人云士射豸侯二正是士有賓射也又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則射皮侯故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又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注考工記皮侯謂此侯也畿內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故司裘職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設其鵠是也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鄭注云遠尊得伸故亦張三侯一曰大侯鄭注云則天子熊侯謂以熊皮飾之二曰參侯鄭注云參雜也豹鵠而麋飾三曰豸侯鄭注云豸胡犬皮飾侯若畿內卿大夫射麋侯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是也其畿外卿大夫射侯無

文於諸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蓋降君一等則摯侯豢
侯其大射之侯皆有鵠也其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
故考工記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
焉凡皮侯者各以其飾侯之側又方制其皮以為鵠故
鄭注司裘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
章謂之鵠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鵠小鳥而難中是
以中之為鵠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
則是但取其名非是實鳥也此侯道鄭注司裘云虎九
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
九十參七十五遠尊得伸可同耳其天子以下賓
射則射人云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
射一侯三正士射豢侯二正鄭云謂五正三正二正之
侯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
正或以朱綠鄭又云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
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記梓人職云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賓賓射之侯謂之正鄭注大射

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然則天子
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畿內諸侯賓射用三正之
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又飾以豸畿
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約大射禮文之意天子張
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其卿大
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侯若五正者同虎
侯九十弓三正者同熊侯七十弓二正者同豹侯五十
弓其中央之赤皆方二尺以外之色皆分布之其外又
畫以雲氣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故鄉射記
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
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注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
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
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燕射射熊
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梓人
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此也鄉射記既不列畿內畿
外之異則諸侯以下外內同也鄉射記列天子以下各

一侯下文云侯道五十弓二寸以為侯中則天子以下皆五十弓侯中同方一丈也降尊以就卑言燕主歡心故也而皇氏沈氏乃云天子熊侯或云九十弓或云七十弓乃同三侯上下之差文無準據其義非也其侯用布之數案鄉射記鄉侯五十弓則侯道五十步也以弓之下制長六尺以射用弓故稱弓一弓取二寸以為中則侯中方一丈也鄉射記又云倍中以為躬注云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鄉射記又云倍躬以為左右舌舌謂躬之上下橫一幅布張於躬外左右而出謂之舌考工記謂舌為个躬既二丈上舌倍躬則用布四丈也鄉射記又云下舌半上舌注云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上舌出弓各一丈則下舌出躬各五尺然則下舌用布三丈總而計之侯中方一丈凡五幅用布五丈上下二躬用布四丈上舌復用布四丈下舌用布三丈故鄭注鄉射記云鄉射侯用布十六丈也以此計之侯道七十弓則侯中方丈四凡七幅幅別丈四是用

布九丈八尺上下二躬各倍中用布五丈六尺上舌倍躬亦用布五丈六尺上舌出躬各丈四尺下舌半上舌則左右各減七尺則下舌用布四丈二尺故鄭注鄉射記云七十步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其九十弓之侯則侯中方丈八尺凡九幅幅別一丈八尺侯中用布十六丈二尺上下二躬各倍中用布七丈二尺上舌倍躬長七丈二尺其舌出躬各丈八尺下舌半上舌出躬者則左右各減九尺下舌長五丈四尺故鄭注鄉射記云九十步之侯用布三十六丈其張三侯之體同道位之近者最下遠者漸高故大射云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以此計之矜侯下畔去地尺二寸矜侯之體上下躬及舌總有四幅凡廣八尺侯中方一丈是矜侯總高一丈九尺二寸此矜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以此矜侯上畔則是糝侯之鵠去地之數也其糝侯下舌及躬凡有四尺糝侯之中鵠下有三分之一糝侯中方丈四其三分之一得四尺六寸三分寸

之二是穆侯自鵠以下凡有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皆為豳侯所掩豳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去其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穆侯下畔去地一丈五寸三分寸之一故鄭注大射云穆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云少半寸則三分寸之一也豳侯既去地一丈九尺二寸更加穆侯之中三分之二九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又加穆侯上躬與个四尺則穆侯上畔去地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則是穆侯下之數也其大侯下舌及躬并侯中三分之一總一丈為穆侯所掩於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減其一丈則是大侯下畔去地之數故鄭注大射云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其耦射人云王以六耦諸侯以四耦卿大夫士以三耦又射人云諸侯以下謂畿內也若畿外諸侯以下則皆三耦故大射及鄉射并左傳襄二十九年晉士鞅來聘射皆三耦是也其射宮所在天子大射必先習於澤宮而後射於射宮則此射義文也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司

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鶩冕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依
前南鄉是也其服鶩冕天子賓射則在朝故射人云諸
侯在朝則皆北面是也其服皮弁服矣天子燕射則在
寢以諸侯燕於小寢天子路寢之朝謂之燕朝者故知
天子諸侯燕射在寢故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
鄭注云謂燕射也其服則玄冕緇衣素裳也諸侯以為
朝服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是其諸侯大射不顯畿內畿
外之異案儀禮大射云公入鶩射畢而云入謂從郊入
國也謂射在郊學也故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鄭注云
大射於大學儀禮所陳多據畿外諸侯即畿內諸侯或
亦然也其服無文故用皮弁以射在學宮學記云皮弁
祭菜故也其諸侯賓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
在國外相會則在竟故鄉射記云於竟則虎中鄭注云
謂與鄰國君射也其服亦皮弁服也以聘禮君受聘皮
弁故也其卿大夫以下射之所在及所服之衣無明文
也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謂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

射之禮而詢衆庶故鄉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于州序之禮其侯並同賓射之法故鄭注云鄉侯二正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亦主皮之射故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是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

進爵紕地是也注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

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

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音義

與音預下皆同紕勅律反朝直

遙反令力呈反已音以課口臥反

疏

正義曰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

又重言者前經明諸侯貢士之制故賞罰所貢之君此經論人君將祭擇士賞罰其士之身故於此又重言也

又前經貢士云容體合禮其節比樂此經直云射中與不中不云容體及射節者文不具也天子將祭必先習

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者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為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閒之處近水

澤而為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

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楯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故於澤中射楯質而已又鄭注司弓矢云樹楯以為射正射甲與楯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者謂諸侯也注正義曰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者以其助祭故知是此等之人前經論貢士與祭故知此經之士含貢士也云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者此解經進爵紕地之文以經上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更總云進爵紕地據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紕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紕爵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

也飯食之謂也注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

為之射乃卜食子也音義

弧音胡以桑木為弓蓬步工反飯扶晚反食音嗣注同為

于偽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男子重射之義以男子生三反

重之桑弧蓬矢者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所以禮射唯四矢者示事有不用也四矢者象禦四方之亂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者言子初生三日用桑弧蓬矢六者欲使此子先有志意於其所有事之處謂於天地四方也然後敢用穀也者三日射罷之後然後敢用穀以食其子也飯食之謂也者至射畢用穀猶若事畢設飯食故云飯食之謂也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

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注諸猶於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注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

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

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

爭中音義

爭爭鬪之爭下及注有爭皆同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袒音但決古穴反說吐活反

拾音十卻邱逆反又羌略反弛式氏疏正義曰此一經反又始氏反中丁仲反下文注同明射是仁恩之

道唯內求諸已不病害於物既求諸已恥其不勝乃有爭心矣揖讓而升下而飲者下猶降也言將飲射爵之

時揖讓而升堂又揖讓而降下而飲此罰爵既以禮升
降其事可慙故也其爭也君子者言雖君子因射亦有
爭也注正義曰此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者此解經
揖讓而升下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
也故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亦者亦如射時揖讓
今飲亦揖讓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
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
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大射又云飲射
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
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
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
觶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
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

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注何

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

正也鵠之言桔也桔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或為

射音義

正音征注同夫音扶肖音笑棲音西桔音角下同

詩云發彼有的以祈

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

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注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

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

養也爾或為有音義

的反丁歷反養如字徐羊尚疏正義反識音式一音志女音汝曰前

經論射求諸已乃有爭心故此明射中之難以中為貴射者何以射者言為射之人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人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至極難矣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者此論射中與樂節相會為難之事循聲若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其中矣如此者其由賢者乃能然是難也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者不肖謂小人也言小人則不能循聲而發又不能持弓矢審固彼既如此則何能以中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者此小雅賓之初筵之篇刺幽王之詩陳古之明王大射之禮發矢之時射彼所祈之的祈求也以求祈中辭爾所罰之酒爵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者酒既養老又以養病今射者非病非老故求射中以辭讓此爵者辭讓見養老也不敢當其養禮也注正義曰何以言其難者言此事難作何法以為之者言不可為也故云言其難也云聲謂樂節也者騶虞九

節之屬也云畫布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云發猶射者解上發彼有的也云的謂所射之識也識猶認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云辭養讓見養也若已有老病而可受養今已為射不中而受爵是無功受養不敢當之故讓矣

燕義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注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為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脩

德學道位朝位也音義

卒依注音倅七對反又蒼忽反副也治直吏反注及下同別彼

列反大子音泰後大子

大學同朝音直遙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

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

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注國子諸子也軍法

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弗不也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

事不賦也音義

合如字徐音閤卒伍子忽反注同伍音五正音征

凡國之政事

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

其藝而進退之注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宮也

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音義

卒七內疏正義反注同

曰此一節明諸侯與庶子燕飲之禮從篇首至末皆明燕飲之義但燕飲之禮有庶子官故方說燕禮之初先陳庶子之事各隨文解之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者此明庶子之義也謂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初之事故云古者言周之天子其下立官有庶子之官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所職掌諸子庶子同也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者言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夫士衆庶子之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掌其戒令者此等衆子須有戒法政令而庶子官掌之與其教治者與猶及也教謂教學治謂治身言非但掌戒令而已及其教治亦皆掌之別其等者謂分別其貴賤之等正其位者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此記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周禮諸子職則云掌國子之

倅唯此為別但諸子職總謂之國子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是其適子也謂之庶者庶衆也以其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云倅是副貳於父之言故鄭注諸子職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又引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是也唯所用之者若國有大事之時而進致諸子於太子唯任太子隨時所用也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者言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傳授以車甲合會之以卒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之司馬弗正者弗不也正役也以此等諸子既統屬太子隨太子徵發王家之事司馬不得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者前經云國有大事謂祭祀或宿衛又云甲兵之事此經別云國之政事則非大事與甲兵也是國之尋常小小之政事謂力役土功胥徒之屬不與于國子唯民庶所為國子存游卒未仕者之中不干其事也使之脩

德學道者既不與國之尋常政事但使之脩行其德學習道藝也春合諸學者謂仲春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大學秋合諸射者謂仲秋之時合其諸子在於射宮使之脩德學道或容習射也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者是庶子之官考校其藝之高下而進退其能否能者進之否者退之注正義曰云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者案周禮諸子下大夫屬司馬云卒讀皆為倅者以經云庶子之卒下文云國子存游卒以卒字非一故云卒皆為倅若旁置人者是副倅之倅若不置人者則百人為卒之卒故讀卒從倅也云諸子副代父者也此諸適子皆副代於父與父為倅故稱倅也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者則下文云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其事非一故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云位朝位也者此等諸子雖未為官皆繼父尊卑以為等級故有別其等正其位也游卒未仕者也案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是

游逸以為副倅故云未仕者云學大學也者以大胥云
春釋菜合舞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
於東序初教在東序至合時則在周之大學故云學大
學也云射射宮也擇士習射之宮也又周禮大胥云秋
頒學合聲其合聲之時則亦在大學文王世子云凡大
合樂必遂養老鄭云春合舞秋合聲是養老在東序也
故知大合樂在東序云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
為說者案燕禮云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又
云庶子執燭是燕禮有庶子官也以庶子於燕有事
是以燕義於此說庶子職掌故云載此以為說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
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
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注定位者為其始入踧踖揖而

安定也音義

鄉許亮反適音敵大歷反本亦作敵為于
偽反下文為疑同踧本亦作蹴子六反踏

子昔反又疏

正義曰此經說燕禮之初君獨升立於阼
階之上明君尊莫敢敵之義也皆引燕禮

積亦反正經記者以義說之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者案燕禮
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
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定位
之語是記者之辭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者居主
位之語亦記者辭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
之義也者莫敢適言臣下莫敢與君敵匹而為禮亦是
記者之言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
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

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注設賓主者飲酒

致歡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為主人公孤

也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為賓則尊與君

大相近音義

亢苦浪反使宰夫本亦作使膳夫上時掌反復扶又反大音泰舊他佐反近附近之

近疏

正義曰此經明燕禮臣莫敢亢君君又屈而禮之也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者公卿朝臣之尊賓又

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為賓疑其敵君之義為其嫌疑故所以使大夫為賓明其遠嫌之義也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賓既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也故云禮之禮之亦記者辭也注正義曰云天子使膳宰為主入者文王世子文云公孤也者此諸侯燕臣子之禮而稱公故知是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燕禮云

諸公者鄭注彼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也云疑自下上至之辭也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也云尊與君大相近言公卿在朝位與君相近今若使為賓被君所敬則其尊與君大相近故經云以大夫為賓為其疑故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

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
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
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注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臣再

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報以祿惠也音義

稽徐本作𡵈音啟以道音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燕禮臣
導下同什音十匱求位反疏盡禮於下君答之於上上
下交歡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君舉旅於賓者謂舉
旅酬之酒以酬賓及君所賜爵者特賜臣下之爵皆降
再拜稽首升成拜者謂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
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
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
小臣辭賓升成拜鄭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至禮殺

之後賓下堂是欲拜君則辭之賓未拜也賓乃升堂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以其下堂未拜故也燕禮云公卒解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敢輒拜禮殺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者案燕禮君賜爵之時再拜稽首示竭力盡能立功於國也君必報之以爵祿者以燕禮臣拜君皆答之者示君報之以爵祿也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者以燕禮凡臣之拜君無不答拜之示為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也上必須報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者上下必須相報故在上明正教以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道有功報上也然後取其什一者前明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君既薄歛於上民亦什一而稅於下故國家用足而下不匱乏是上下和平親睦而不相怨恨也和寧禮之用也者上下和親是和也而不相怨是安寧也和之與寧禮之所用以結成上文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
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
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
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注牲體俎實也薦

謂脯醢也羞庶羞也音義

差初佳反又初
宜反醢音海

疏正義曰此
明尊卑上

下席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貴賤先後之義席小卿次
上卿者案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
越於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遙相次耳大
夫次小卿者案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燕禮云辯獻
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
燕禮于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

獻庶子于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者案燕禮宰夫為主人酌以獻賓賓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于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觥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觥以酬賓賓於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觥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觥于篚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升賓散獻卿于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於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為卿旅酬也燕禮直云卿不云大夫卿小卿之異則小卿大卿俱同獻也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獻大夫于西階

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衆工畢公又舉奠觶唯公所
賜以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大夫為大夫而旅酬也而后
獻士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說屢升堂坐之後主人獻
士于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媵觶于公公坐取賓
所媵觶興唯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
興以酬士士舉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士為旅酬也而后
獻庶子者庶子卑不為之舉旅但無奠爵之節執爵者
酌而旅之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士
等牲體薦羞之節皆有等
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二

禮記注疏卷六十二考證

射義古之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呂氏曰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

臣召南

按鄉射禮云無介注云

雖先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賓之禮畧然則鄉射之先行飲酒禮惟無介以輔賓為異餘俱同也

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疏讀歲獻絕句

者不句在此位也句音義者不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

同○集說以者字屬上句不字一句

射之為言者繹也注疏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云云○疏通論射之制度當合毛詩賓之初筵及行葦疏觀之

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

臣召南

按賓之初筵疏曰

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澤宮乃行大射即此記之義也

揖讓而升下句而飲句○此注疏讀也朱子以揖讓而

升句下而飲句陳澔謂注疏讀是

燕義升成拜疏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敢輒拜禮殺

也○臣召南按儀禮注原文云為拜故下賓未拜也

下不輒拜禮殺也此文賓字當作實以字形相近而誤敢字則衍文也

席小卿次上卿○臣召南按燕禮但言卿不分別上卿

下卿惟獻諸公當先於卿但大國之孤本不常設而三卿中自有命於天子命於其君之異席當不同以

大射禮準之則燕禮言卿之文不備賴有此記以明之也又按燕禮獻卿獻大夫獻士庶子之後尚有獻左右正與內小臣一節此不言者省文從可知也

疏按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云云

○臣召南按燕禮無明文但言卿席設於賓左東上

而已小卿在賓西東上孔疏蓋準大射禮而為之說

禮記注疏卷六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二十八

經部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注

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

禮各下其君二等音義

介音界下及注同下戶嫁反

疏

正義曰此篇總明聘義各

顯聘禮之經於上以義釋之於下從首至末又明聘所
執玉又因明有諸德之義令各依文解之今此一經以

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皆謂使卿出聘之介數也上公七介者若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注質謂

正自相當音義

傳文專反下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聘禮之有介傳達賓主之命敬之至極

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注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

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方之使者

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音義

擯必刃反本又作僎下文及注

皆同說文云擯或僎字使所吏反

疏

正義曰上經明設介傳命致敬之時先須三讓

又傳命之後入廟門及升階揖讓之節明賓所以尊讓主人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已已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君之命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后入廟門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嚮三讓乃入廟門也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三讓而后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

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所以致尊讓也言如此者是賓致其尊敬讓主人之心也注正義曰知此揖讓主謂賓者以三讓而后傳命及三讓而后入廟門皆賓先讓也三揖至階三讓而后升雖主人為首皆賓讓而后至於主人若賓不讓則不至於主是揖讓之事皆賓為主故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云三讓而后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者鄭解三讓而后傳命之節正當賓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案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有廟字者誤也案鄭注鄉飲酒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此主人以大客禮賓賓不敢當大客之禮乃是事異應云三辭而云三讓者但鄭於儀禮自上下為例此云三讓記者之言辭之與讓其義亦通也云乃傳其君之聘命也解經傳命之言案聘禮注云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賓乃傳聘君之命於上擯也故云傳其君之聘命也案司儀職兩君相見則交擯若臣聘於君

則旅擯交擯傳命者聘禮注云其傳命各卿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卿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其旅擯之時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交擯與旅擯雖別總而言之皆是傳命故注聘禮引此介紹而傳命謂時交擯而傳命也今此聘義介紹傳命論相聘也及三讓而后傳命皆聘之旅擯亦是傳命也熊氏皇氏皆以此介紹傳命為朝之交擯今此聘義不釋朝乃於聘義之中而記朝之傳命理為不可又鄭此注傳其聘君之命其義分明熊氏皇氏之說未盡善也云三讓而后入廟門者案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云讓主人廟受也者解入廟門三讓之意主人於廟受賓之禮言賓不敢當其廟受故云讓主人之意主人於也引小行人職者證大客來主人有擯迎之法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

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注貺賜也賓致

命公當楣再拜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音義境勞

力報反拜况本亦疏正義曰前經明賓致尊讓於主君

作貺音同楣音眉故此經明主君尊敬聘客所以致

敬於彼君之命也君使士迎於竟謂主君使士迎客於

竟故聘禮賓及竟張旌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也大夫

郊勞者聘禮云賓至于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君又使

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者即卿也君親拜迎於

大門之內而廟受案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

於大門之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

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貺者君於阼階之

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貺謂惠賜也聘禮云公當楣

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者釋此北面拜貺之義也言主

君所以北面拜貺者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所以致敬

也言主君致
敬於聘君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

不相侵陵注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疏

正義曰此一經

總結上賓致尊讓於主君主君又致敬於聘君故賓主交相敬讓者是君子所以相接待也敬讓則不相侵陵者以主人致敬賓致讓同心以禮相接故不相侵陵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注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

音義

旋下及注同璋音章賄呼罪反字林音悔享許兩

反本又作饗疏正義曰主國之卿為上擯接迎於賓大

食音嗣下同紹繼也謂繼續承擯案聘禮注其位相承繼又聘禮注

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

則擯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故大行人

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迎朝賓也若

擯者五人則士為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為紹

者謂行聘已訖君親執醴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宰

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醴賓受醴公拜送

醴是也賓私面私覲者私面謂私以已禮面見主國之

卿大夫也私覲者私以已禮覲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

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

便文無義例也面亦見也以其於臣禮質故以面言之

故聘禮注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此於臣謂
之面而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容私面私獻注云私
面私覲也又以私面為私覲者以司儀之文但云私面
私獻不云私覲故以私面為私覲也昭六年左傳楚公
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於君而稱面者因
行過鄭而面鄭伯非正禮故雖君亦稱面也致饗餼者
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饗餼之禮於賓館案聘禮君
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注云牲殺曰饗生曰餼又曰飪
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腥二牢鼎二七設于阼階前餼
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是也案聘禮餼既為生而左
傳僖三十三年云餼牽竭矣服虔云死曰餼者以餼與
牽相對牽既為生餼則為死故詩瓠葉篇云牲牢饗餼
鄭注云腥曰餼者以牲牢饗餼相對以牲牢既為生饗
又為熟故以餼為腥也還圭璋者謂賓將去時君使卿
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
于館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并以賄而

往還王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主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謂君親禮賓賓用私覲及致饗餼饗食之屬或主人敬賓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注正義曰鄭解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謂饗食之屬則以賓客禮待之使人延賓於館則主君親待之是賓客其使人也云或不親而使臣則為君臣也者謂主君或不親饗則使人致禮於賓若致饗餼致饗致食及還主贈賄之屬皆主君不親使臣致禮於客客是臣故使臣敵之是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

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音義

比必履反使色吏反媿本又作愧音同

疏正義

曰此經明諸侯交相聘問相厲以禮則內崇敬讓外不相侵陵是自為正之具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者謂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謂來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國之君不親自饗食以接賓所以使賓恥愧自勉勸厲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者謂天子制此禮使諸侯自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患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正謂國無患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所以如此是自為正之具也注正義曰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案聘禮記云小

聘曰問故知此比年小聘是歲相問也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而無事故稱殷也案昭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服虔注云自襄二十一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故脩盛聘之禮鄭引之以解大行人殷相聘也鄭以殷為中惟取殷聘之文以解殷相聘之義正取殷文是同其年數則異故以此三年之聘為殷聘也此經所云謂諸侯自相聘也而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注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

有遙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遙

復重賄反幣是也音義

皆為于偽反琮才工反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既聘還圭璋

輕財重禮教民廉讓之意以圭璋聘重禮也者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貴重其禮也言此禮可貴與玉相似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謂既聘之後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以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璧琮之財是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覆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也則民作讓矣者言諸侯既能相厲以輕財重禮之義君既行之於上人則效之於下故民皆作其廉讓矣注正義曰云圭瑞者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謂與人為尊卑之信驗

也云尊主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為重禮者言尊敬此璋同於圭則璋是圭之等類用之以聘聘訖又還皆為尊重此禮以主璋所以行禮故重之也云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還復之也者言行禮之義必親自為之若已親往彼國則可以已國之有執往行禮今主國之君既不親往彼國則不以已國所有寶王還復償他國所來主璋故還歸之也故云不可以已之有還復之也復償也云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案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享獻也謂所獻之幣主人受而不還是謂輕財也云財可還復者解受璧琮之意璧琮是財輕可得已物還而復償於彼國賁來者已得受之但聘禮主璋與璧琮相對故主璋為聘璧琮為享若諸侯之朝天子主璋與璧琮皆為享也皆為財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主璋亦受之不歸也云重賄反幣是也者案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注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注

厚重禮厚此聘禮也音義

積子賜反芻初俱反倍步罪反乘繩證反一食一又作壹

食音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待賓之厚所以尊重聘禮之義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者此謂上公之臣故出

入三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也者謂聘禮是侯伯之臣故文無致積也此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積也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者案聘禮致客有饗有餼令直云餼客者畧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

牢之具謂餼一牢在賓館西階也腥二牢在賓館東階也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者案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也鄭注薪從米芻從禾乘禽日五雙者謂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者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饗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饗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饗餼大牢也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者此謂聘卿也一為之設食再為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所以厚重禮也言備設待賓之物所以豐厚尊重行聘之禮其天子待諸侯之禮及諸侯相待之法賓主玉帛之節饗餼飧積之差米禾薪芻多少饗食牲牢隆殺皆文具掌客義見聘禮可以尋文取實故於此畧而不言也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

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

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注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

實也言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聘禮用

財之厚務行禮讓則君臣內外不相侵陵所以諸侯務
焉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者言古之費用其財不能悉
皆均平常能如此之厚言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然
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者言古之用財既
有隆有殺而相聘之事費用其財如此豐厚者言用財
盡極於禮言以禮則止雖有富者不得過也盡之於禮
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者言若能豐厚用財在
於禮謂以禮自制不得過於國內上下和睦君臣不
相陵也謂四鄰歸懷外不相侵也故天子制之諸侯務
焉爾者言行禮使君臣內外不相侵陵故天子制此聘

禮而諸侯務而行焉注正義曰言無則從其實也者言國若豐厚則盡其財以行禮國若乏無則從其當時之實猶如國新殺禮凶荒殺禮計財而行禮故云從其實云欲令富者不得過也者謂豐財以行禮盡禮而用財雖有其財唯盡極於禮不可禮外更多用其財使貧而及禮富者不得奢使上下得宜內外無怨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注禮

成禮畢也或曰行成音義

幾徐音畿又音基行成下孟反

酒清人渴而

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情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

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

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

安也注勝克敵也或為陳音義

渴苦葛反乾音干莫音暮齊側皆反解佳買反

情徒臥反長丁文反有行有行並下疏正義曰以前經

孟反下有行同治直吏反陳直靳反疏說聘禮既畢此

一節又申明行聘之時禮儀既大日晚始罷故記者引

唯勇敢之人能成禮事故於此明之此是聘義兼云射

者以強有餘力之士非但聘而行禮又能射為武事故

此總明之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者言此聘之與射至

極繁大之禮非如冠昏之屬暫時即易日幾中而后禮

成者幾近也日近在於中而後禮成畢非強有力者弗

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言非強有德力而行

禮則禮事不成也酒清人渴不敢飲也者此謂射禮也

言欲射之時先行燕禮唯以禮獻酬不敢恣意醉飽但

行禮而已非謂全不得飲之聘禮行聘之時但酌醴禮

賓無酒肴之事故知此唯據射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者亦言不敢全食而令飽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者謂日莫晚人斯懈倦猶齊莊而自整齊也而不敢懈倦就以成禮節者所以日莫猶自整齊者以不敢懈倦成就禮之節制此亦謂射禮也故此以下即云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皆謂射也前文云日幾中而后禮成聘射總陳特謂聘也故日幾中而禮成此云日莫者謂射禮也酒清肴乾特據於射故日暮而成禮節也以正君臣者謂射前行燕禮謂君在阼賓升成拜稽首之屬及受君賜再拜稽首之等是以正君臣也以親父子以和長幼者此謂鄉射之前行鄉飲酒之禮有齒於父族之事故云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但此節總結聘射則前篇射義在其中也故射義云諸侯之射必先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先行鄉飲之禮故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此經總結之也故酒清肴乾之屬燕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

於饗皆有此也至說屨升坐之後乃盡歡飲食也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者言以上之事凡衆人所難行君子之人特能行之故謂之有行者以君子有能行故謂此君子為有行之士身既有行則事得宜故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則臨敵果斷故云有義之謂勇敢此總覆說聘之與射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勇敢明射之所須強有力明聘之所須故前文論聘止稱強有力者此經論射則云勇敢故知然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者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者有事謂軍旅數起故用之於戰鬪必得勝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者戰勝謂公義而戰勝則前經戰勝是謂以戰而勝也此云用之於爭鬪者謂私爭忿鬪與前經不同也故云不用之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

之寡而磬之多與注磬石似玉或作玫也音義

磬武中反字亦

作磬似玉之石為于偽反下同與音餘玫武中反又音救

孔子曰非為磬之多故賤

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

而澤仁也注色柔溫潤似仁也潤或為濡音義

濡音儒

縝

密以栗知也注縝綴也栗堅貌音義

縝音軫一音真知音智致直置反本

亦作綴

廉而不剝義也注剝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音義

剝音九衛反字林云利傷也又音已芮反

垂之如隊禮也注禮尚謙卑音義

隊直位反又音遂

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注樂作

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訕絕止貌也樂記曰止如

豪木音義

叩音口訕其勿反豪木苦老反亦作槁

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

也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

似忠也音義

瑕音遐揜音掩瑜羊朱反玉中美

孚尹旁達信也注孚讀

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

有隱翳似信也孚或作其或為扶音義

孚依注音浮尹依注音荀又作

筠于貧反翳於計反

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

雙音孚徐方附反

也注精神亦謂精氣也虹天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

音義

虹音紅見賢遍反

圭璋特達德也注特達謂以朝聘也璧

琮則有幣惟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音義

直朝

遙反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注道者人無不由之詩云言念

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注言我也貴玉者以其

似君子也疏

正義曰以聘用玉因論玉作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也為玉之寡而磬之多與者子

貢之意所以貴玉者豈不為玉之寡少故貴之磬之饒多故賤之與疑辭也孔子曰非為磬之多故賤之也玉

之寡故貴之也者言貴玉由其有德非為少故貴之謂昔者君子之人於玉以比道德所以貴玉者為其有德

君子之人比德堪敬重如玉故貴之有德即下云溫潤而澤仁等是也溫潤而澤仁也者言玉色溫和不柔潤而

光澤仁者亦溫和潤澤故云仁也縝密以果知也者縝
緻也果謂堅剛言玉體密緻而堅剛人有智者性亦密
緻堅剛故云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廉稜也剝傷也言玉
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人有義者亦有斷割而不
傷物故云義也垂之如隊禮也言玉體垂之而下隊人
有禮者亦謙恭而卑下故言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
其終詘然樂也者越揚也詘謂止絕也言玉體以物叩
擊其聲清冷發越以長遠而聞其擊之終音聲則詘然
而止不如鐘聲擊罷猶有餘音也其為樂之法初作聲
而發揚樂罷則止如槁木言玉體亦然故云樂也瑕不
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瑕謂玉之病處瑜謂玉中美處言
玉之病處不掩映美處玉之美處不掩映病處皆以忠
實見外如人之忠者亦以忠心見外故云忠也孚尹旁
達信也孚浮也浮者在外之名尹讀如筠筠者若竹箭
之筠筠亦潤色在外者旁者四面之謂也達者通顯之
名也信者內不欺隱者也玉采色彰達著見於外無隱

掩如人有信者亦著見於外故云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
白虹謂天之白氣言王之白氣似天白氣故云天也精
神見於山川地也精神謂王之精氣徹見於山川謂王
在山川之中精氣徹見於外地氣含藏於內亦徹見於
外與地同故云地也圭璋特達德也行聘之時唯執圭
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言人之有德亦無事不通不須
假他物而成言圭璋之特同人之有德故云德也天下
莫不貴者道也道者通也言萬物無不由道而通故天
下無不貴之王者亦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道也詩
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詩秦風小戎之篇美秦襄公
之詩也言襄公出兵征伐西戎婦人思念其夫言我念
此君子顏色溫然如玉引之者證玉以此德之事言貴
玉者以其似君子故云君子貴之也注正義曰案呂譔
字林云礪美石以其石之美者故云似玉也栗堅貌者
案詩大雅云實穎實栗是禾之堅熟故云栗堅貌也
樂記曰止如豪木引之者證樂聲之止似擊枯豪之木

無餘聲也言玉擊止之時其聲即絕與樂相似也瑕玉之病也呂諤字林云瑕玉小赤而云病者以瑕與疵疵義同故云玉之病也云瑜其中間美者案字林云瑜美玉是瑕之中間美善者案字林云琕玉別名玉旁孚也此讀為浮者取浮見於外非字林琕玉之名也德者得也萬物皆得故無所不通達不更須待外物而自成也以聘享之禮有圭璋璧琮璧琮則有束帛加之乃得達璋則不用束帛故云持達然璧琮亦玉所以琮則加於他物圭璋得持達者但玉既比德於禮重處則特達於禮輕處則加物以玉可重可輕美其重處言之故云特達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注禮之言體也故謂之

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訾音義訾徐音紫毀也一音才斯反

疏正義曰此一篇總論喪之大體有四種之制初明恩制次明理制次明節制次明權制既明四制事畢又

明三年喪自古而行之故引高宗之事又明斬衰以下節制之差結成仁義之事各隨文解之體天地者言禮之大綱之體體於天地之間所生之物言所生之物皆禮以體定之法四時者則下文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是也則陰陽者下文云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是也順人情者下文云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是也故謂之禮者以其無物不體故謂之為禮故注云禮之言體也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者言若訾毀不信禮之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如此之人是不識知禮之所由生也言不知禮之有法

也則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注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注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音義

知音智下同

疏

正義

曰此一節覆說前文禮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之事不覆說體天地者天地包此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總故不覆說體天地之事吉凶異道者言吉凶各異其道及衣服容貌器物不同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者言門內

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恆以節為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故云節者禮也權者知也量事權宜非知不可故云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者此總結四制之義仁屬東方義屬西方禮屬南方知屬北方四時並備是入道具矣五常五行四時無信者知中兼之故北方水為知又為信是取法四時故不并數信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注服

莫重斬衰也音義

為于偽反下及注同
衰七回反注及下同

疏

正義曰此一
經明四制之

中恩制也以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
其實門內諸親為之著服皆是恩制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

義制者也注資猶操也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

天子諸侯也音義

治直吏反下同揜於檢反斷正義
丁亂反操七刀反皇云持也疏曰此

一經明門外之治四制之中義制也門內之治恩揜義者以門內之親恩情既多揜藏公義言得行私恩不行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貴者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為君者也大夫始入尊境則是貴也此臣盡敬此君故云貴貴也尊尊者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君者也天子諸侯同為南面則是尊也此臣極

敬此君故曰尊尊也義之大者也以義斷恩門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而其臣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言亦謂亦同於父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注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為樂樂必

崩音義

期音基下同苴七餘反墳扶云反培步回反徐扶來反為于偽反下注為君同齊音咨見賢遍

反粥之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四制之中節制也苴衰不補者言苴麻之衰雖破不補墳墓不培者培

六反

益也一成丘陵之後不培益其土祥之日鼓素琴者大祥之日得鼓素琴告民有終也者言所以為此上事告教其民使哀有終極也以節制者也以情實未已仍以禮節為限制抑其情也自此以上皆節制之事從此以下更申明節制欲尊歸其一故更明無二事之理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而思愛同恩愛雖同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故也故以天無二日及家無二尊之等明皆歸於尊一以治理之也天無二日至二尊也此總結無二尊之理也注正義曰沐謂將虞祭時也士虞記曰沐而不櫛故知沐謂將虞祭時虞後有事得沐浴也故雜記云非虞附練祥無沐浴云鼓素琴始存樂也於此祥日而鼓素琴始存省

此樂縣而作樂
在既禫之後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
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
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
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
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注五
日七日授杖謂為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
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髻婦人也男子免

而婦人髻髻或為免音義

反是艷反又食豔反又餘莖反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一

本作扶而後起扶或作杖非面垢音苟禿吐木反髻疏側瓜反偃紆主反袒徒旱反跛彼我反免音問下同

疏

正義曰此一經明四制之中權制也杖者何也爵也者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言爵也者杖之所設本為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為爵者而設故云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者上云杖者爵也遂歷叙其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故記者稱或曰擔主喪服傳云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為其輔病故也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者杖既扶病何婦人童子所以不

杖為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者此謂王侯也喪具觸事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者此謂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者此謂庶人也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得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也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禿者不髻髻者是婦人之大紒重喪辨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髻也女禿不髻故男子禿亦不免也偃者不袒袒者露膊偃者可憎故不露也跛者不踊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老病不止酒肉者孝子悲哀非病不食滋味若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減性非制所許故酒肉養之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此記者結前權數也夫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

以強逼故聖人權宜制也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偃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庾蔚云父存為母一也不數杖與不杖之例皇氏熊氏並取以為說今案經文為母期乃屬前經鄭於期下總注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之事是為母期之文乃在節制之中不得下屬此經權制之例又此經權制之例乃載杖與不杖之條此經末又總云八者是總此經之八事今乃不數此經杖條便是杖文虛設庾氏之證恐未為善聽賢者擇焉注正義曰云五日七日授杖謂為君喪也者案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同主為其親也今云五日七日故知為君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注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

不倦息也音義

解佳買反期音基之殺色戒反解衣古買反

此喪之所以三

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注諒古

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謂廬也廬有梁者

所謂柱楣也音義

肖音笑諒闇依注諒讀為梁闇讀為鶉鳥南反下同徐又並如字案徐後

音是依杜預義鄭謂卒哭之後翦屏柱楣故曰諒闇闇即廬也孔安國讀為諒陰諒信也陰默也楣音眉鶉音

淳柱知主反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

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

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

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

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言

不文者謂喪事辨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

民也音義

衰色追反復扶又反下同文如字徐音問辨本又作辯同皮覓反共音恭

禮斬衰

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

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注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

對侑者為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音義

唯余癸反徐以水反注同齊音

咨本又作齋音又為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
于偽反應應對之應

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音義

七

雷反菅音姦屨徐紀具

疏

正義曰此一節覆明前經四制之中節制之事以禮之大

體喪之三年為限節之事故重明之三日不怠者謂哭
不休怠三月不解者謂不解衣而居期悲哀者謂期之
間朝夕恆哭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恩
之殺也者自初以降是恩漸減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
者言聖人因其孝子情有減殺制為限節此喪之中庸
也者庸常也言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
及是喪之中平常行之節也故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引書者明古來王者皆三
年喪諒讀曰梁闇讀曰鶴謂廬也謂既虞之後施梁而
柱楣故云諒闇之中三年不言政事善之者言是古人

載之於書美善之故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記者自設問古人獨善之意曰高宗者武丁者記者還自釋獨善高宗之意武丁者殷之賢王也者中興殷世故曰賢王也故載之書中者言以古人善此高宗載於書中又尊高其行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者是記者引古禮三年之喪君則不言國事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者此記者引書高宗所行中節是君不言之事故云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者是記者既稱古禮君不言故又云言不文故記者復解云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者謂與賓客言也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侑者為之對不旁及也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者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大功之喪言而不議者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答也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者得議他事但不能聽及於樂也三年而祥者此章從上以來至此皆明三年之喪制節之事

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注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

音義

比必利反知音智本或作智第第上音悌下如字

疏

正義曰此一節更覆結居父母之喪能終

此三節可以知其德行三節者自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能終此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知者可以觀其理強者可以觀其志也言此自初遭喪至於喪畢有三者之節仁者可以觀其愛焉者孝子居喪性有仁恩則居喪思慕可以觀其知愛親也若可愛親則非仁恩也知者可以觀其理焉者若孝子有知則居喪合於道理若不合於道理則非知也強者可以觀其志焉若孝子堅強其居喪則能守其志節若無志

節則非堅強禮以治之者言用禮以治居喪之事義以正之者謂用義以正居喪之禮孝子者謂孝順之子弟弟者謂遜弟之弟貞婦者謂貞節之婦皆可得而察焉者若能依禮合義有仁可觀其愛有理可觀其知有志可見其強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若無此事則非孝子弟弟貞婦也故云可得而察焉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考證

聘義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疏君使士請事遂以入

是也○

臣召南

按本文入字下當有竟字又君使下

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按請行下當有
反字言下大夫請行者已反也君又使卿朝服又字
衍

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注疏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
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

臣召南

按此疏甚精王制謂諸侯於天子亦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與大行人所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者不同但諸侯使卿聘於天子大行人所謂時聘殷頻者時聘既無常期殷頻即一服朝之歲似其禮反疎於邦交第時聘殷頻必使其卿而不使大夫為尊敬耳大行人又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頻五歲徧省天子之禮於諸侯者如此其勤而諸侯之禮於天子顧不如邦交之數何哉王制

出漢諸博士之手或亦疑及於此未可知也疏謂王制本文裏之法說本王制鄭注

以圭璋聘重禮也○

臣召南

按此卿大夫所執之圭與

諸侯親行所執之命圭不同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命圭也又云瑑圭璋璧琮以頒聘注云大夫衆來曰頒寡來曰聘賈疏曰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其君親自朝所執上文

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
穀蒲之文直琢之而已然則諸侯朝覲所執者命圭
亦曰介圭韓奕之詩言韓侯入覲以其介圭是也卿
大夫聘所執之圭琢圭也玉人所謂琢圭璋八寸璧
琮八寸以頒聘儀禮疏謂臣所執皆降其君一等是
也朱子解論語執圭即以命圭訓之於義稍差蓋命
圭惟諸侯親行則自執之以為瑞耳

已聘而還圭璋疏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

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臣召南按本文所云圭卿

大夫所執之琿圭也聘禮畢即還之若其享時所用之璧琮則受之此以圭璋對璧琮則執以聘者為禮而奉以享者為財也疏言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而不歸者此又以命圭親執以朝者對享禮之琿圭璋言則親執以朝者為禮而享禮之圭璋為財也子男以璧琮對琥璜亦然

乘禽日五雙疏○臣召南按疏未明聘禮記曰既致饗

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注謂鴈鶩之屬其歸之以雙為數賈疏曰言如其饗餼之數者一牢當一雙故聘義曰乘禽日五雙是此饗餼五牢者也若然上介三牢則三雙也士一牢則一雙也

燕與時賜無數○按時賜即聘禮所謂俶獻

孚尹旁達注孚讀為浮尹讀為竹箭之筠音義尹依注

音笋又作筠○

臣召南

按音義當云尹依注音筠又

作笋又按許氏說文引孔子贊璵璠曰遠而望之與

若也近而脉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爭勝卽此爭
尹旁達之說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考證

侍讀臣齊召南謹言禮記之列學官也自鄭康成

注行遂配儀禮周官稱三禮自孔穎達正義行遂
配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稱五經漢時稱五經
者禮惟高堂所傳即周官不得比並唐以後小戴
學盛二禮古經之學反俱不及其故何耶記本叢
書也撰錄非一人薈粹非一說自孔門弟子下逮
秦漢諸儒所記並採兼收故雖不能有純無雜然
其大者如大學中庸廣博精深為聖賢傳道之經

訓曲禮少儀內則實小學之支流餘裔玉藻郊特牲文王世子實朝廟之文物典章也冠昏鄉飲酒射聘燕諸義喪服小大雜記服問間傳曾子問三年問諸篇既皆儀禮之正解餘論而深衣奔喪投壺則又古經之剩簡佚篇可以補儀禮所不及者記以兼收並採而純雜相半亦以兼收並採而鉅細不遺選言宏富便於誦習視儀禮難讀周官不全相去固有間也此記之以叢書得稱為經也康

成漢代大儒兼通五經尤精禮學其於記也廓馬
融盧植餘業參以儀禮周官異同訂譌糾繆索隱
鉤深導絕壑斷港於通川開榛莽崎嶇為坦道縷
分條貫厥功懋焉雖或旁引緯書時生異解袷禘
偏信魯禮王制多指夏殷五廟但守元成七祀惟
據祭法六天二地王肅駁其違配嚳南郊趙匡矯
其失譬則明堂位儒行亦在記中大醇小疵瑕瑜
自不相掩至於禮器制度先古遺文本本原原無

非確有根據故即以宋儒之好去古注以解經也
獨於禮墨守康成亦步亦趨不敢於輕議豈非天
人性命之旨可据理自騁其心思名物度數之學
必不可憑虛以擬其形似乎哉鄭注既精孔氏與
賈公彥等又承南北諸儒後斟酌於皇熊二家討
論修飾委曲詳明宜其書之垂世而行遠也國子
監十三經板本歲久剝敝譌謬相沿禮記尤甚禮
運禮器各篇正義闕文實多我

皇上稽古右文加意經籍乾隆四年

特命重刊以惠學者在館諸臣遍蒐善本再三讎對是

正文字凡六年始付開雕

臣召南

以讀禮家居奉

敕即家編輯校勘之說附各卷後臣學識淺陋不足窺

禮學之萬一惟即見聞所及取鄭氏所為儀禮周

官二注以校此注之從違取孔氏所為各經正義

以校此疏之得失衍字脫文畧志本末其無可據

概從闕疑至儒先論辨有專切注疏者亦節錄焉

謹編考證如右

臣謹識

謹案卷六十二第一頁後五行疏故禮具牲狗刊
本具訛其據毛本改

第十二頁後四行疏非是實鳥也刊本監本毛本
是訛呈據宋本改

第十三頁前一行疏畿內諸侯賓射諸本畿內訛
設鵠據宋本改

前三行疏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其卿大夫
射諸本之侯其卿訛若諸侯用據宋本改

前五行疏其外又畫以雲氣諸本畫以雲氣訛作有白布若據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三行疏司馬之屬也者刊本馬訛焉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二行疏云尊與君大相近刊本相訛杞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一行疏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刊本士訛上今改

第二十六頁前二行疏賓媵解於公刊本解訛觚
今改

卷六十三第四頁後二行疏主國之卿為上擯諸
本國之訛之國據宋本改

第七頁後七行疏二王之後刊本王訛玉今改

藥室金書對寶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膳錄監生臣張起隆

膳錄監生臣陸恩綬